

岁月留痕

袅袅炊烟故乡魂

管淑平

傍晚，火烧云在天边燃烧起来，红彤彤的，一大片接着一大片，几乎整个大地都被包裹在了这灿烂的霞光之下。晚风徐徐吹来，路旁的狗尾草在肆意地招摇，夕阳投射在它毛茸茸的穗儿上，泛着一缕金色。

在农田干活儿的人，放下手里的锄头，慢悠悠地返回家。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屋顶的烟囱又冒出袅袅炊烟。炊烟如雾，从黑黢黢的烟囱筒里欢快地跳出来，从灰蒙蒙的瓦片的缝隙里铆足劲儿地钻出来，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缕炊烟的步履。在炊烟袅袅升起、朝着四周飘散的时候，饭菜的香味也悄然而至。最熟悉的腊肉炒笋尖儿，爽口的菠菜豆腐汤，火爆的辣椒香，扑鼻的大蒜香，炒焦的豆豉的香……总之，这炊烟里潜藏着最温暖、最亲切的味道，这些美味都是母亲最拿手的饭菜。

村子里的孩子大都很贪玩，即使暮色将至，他们也仍是乐陶陶地坐在田埂

边玩狗尾草，或者三五几个在原上奔跑着追赶月亮，细草晚风里，欢声笑语不断。直到母亲站在屋东头大声呼唤，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这时，炊烟就成了向导，会把每个孩子都带回各自的家。

薄暮萦绕，晚炊动人，回到家，洗洗手，一溜烟儿地窜进厨房，眼睛时不时地瞟着灶台上摆满的菜肴。母亲见我回来，一边吩咐着我将饭菜端到院坝的小方桌上，一边又迅速地颠起锅铲在一旁忙着炒饭。等我把饭菜都端出来，母亲米饭也炒好了，香喷喷的，勾引着我们的胃。等家里长辈都纷纷落座，晚饭这才真正开始。桌上的那一道道各具风格的菜肴足以激起我们的口腹之欲，这是对忙碌的一天和忙碌的自己最好的奖赏与馈赠。

住在农村，生活是静静的，却充满乐趣。寒冬里，大雪封山，母亲就会在火塘边给我们烤上几个地瓜；春天到时，大人们就要忙着翻拾泥土，种瓜点豆，

跟着节令赛跑，蔬菜种了一茬又一茬，总是吃不完；夏天里，池塘荷花开，风吹稻谷黄，鼻尖全是那盛大而浪漫的稻香；秋天是最多样化的，瓜果蔬菜都一同涌来，像赶集似的纷纷登上丰收的舞台，橘子黄，苹果红，偷喝了女儿红的高粱脸颊露出一髻儿酡红，玉米在龇牙咧嘴，花生正在土壤里结它的果……

印象中，似乎屋顶的炊烟也有不同的韵致。它有时是窸窣窸窣的洋芋的味道，有时是脆香脆香的苞谷饭的味道，有时是甜而不腻、百吃不厌的红薯的味道，有时也有粥香和肉香，有时也有清爽的菜香……总之，小小的厨房，一日三餐几乎就像我们的一年四季，气候分明。农村人不管对什么都怀着感激与虔诚，连同平日里默默无闻的这一方灶台，连同屋顶上的饱经风霜的瓦片和烟囱。

在青黄不接的年代，家中没有多余粮食，长在田间地头的野菜也成了人们

餐桌上的常客。春天里的荠菜与蒲公英，夏天路边的车前草和马齿苋，秋天田埂边的灰灰菜和垂盆草……甚至在路边的狗尾草都不例外，人们将狗尾草一株株地摘下来，保留草穗儿，先用小火轻轻烧过一遍，再将细小的穗儿攥下来，用细密的竹筛过滤掉杂质与泥沙，倒入石磨中磨成粉末就可以与其他野菜搭配做成糊饼吃。吃在口里，颗粒感明显，但又实在没东西可吃，小小的胃就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种味道。

某一天，离开故乡，也离开了熟悉不过的村庄，离开了习以为常的炊烟。住在城里，每日用燃气灶做饭做菜，尽管便捷简单，但心里似乎总是感到空落落的。

原来，我们的记忆保留了的炊烟与柴火的味道，不仅是回不去的童年，更是一个时代的脉络。和大多数从村里走出来的人一样，曾经的村落成了我们永远都回不去的故乡。

五彩地絮语

路窄侧身过

吴梅芳

早晨，我急着从厨房进客厅，老伴急着从客厅进厨房，在通过那扇门时，毫无防备地相撞了，差点摔倒。我突然想到一句熟语：路窄侧身过。

在人生的旅途中，常常会遇到狭窄的道路，那逼仄的空间仿佛在考验着我们的勇气与智慧。“路窄侧身过”，这句简单的话语，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狭窄的路，是对我们耐心的考验。我们不能急躁地向前冲，而需要放慢脚步，小心翼翼地前行。每一步都要谨慎地落下，感受着脚下的土地，确保自己的稳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耐心等待，学会了在困境中保持冷静。

侧身而过，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智慧。放下自己的骄傲与固执，以一种谦卑的态度去适应环境。身体的侧转，不仅仅是为了通过狭窄的空间，更是为了看到不同的风景。在侧身的那一刻，我们会发现，原来世界还有另一个角度，还有未曾留意的美好。

路窄之时，也会更加珍惜那些宽敞的道路。曾经，我们可能在宽阔的大道上匆匆前行，忽略了身边的风景。而现在

在，当经历了狭窄的考验，再次踏上宽敞之路时，心中会充满感激，会更加用心地去感受阳光的温暖、微风的轻拂，更加珍惜与他人的相遇和陪伴。

人生的道路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挑战，有时道路会变得狭窄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正是这些艰难的时刻，塑造了我们的性格，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在面对困难时，要学会侧身而过，以灵活的态度去应对。不要被困境所束缚，而要勇敢地寻找出路。

在狭窄的路上，还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当我们侧身而过时，或许会与他人擦肩而过。一个微笑、一个眼神，都能传递出无尽的力量。在困境中，我们不再是孤独的行者，而是彼此扶持的伙伴，共同面对困难，共同寻找希望。

路窄侧身过，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它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不要抱怨命运的不公，而要勇敢地挑战自己。相信在每一条狭窄的道路背后，都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在等待着我们。

心香一瓣

春天里的思念

黄伟

看向窗外，春天来了，父亲再也回不来了。我一直不相信父亲的离去。我想父亲生病的那段时间，也是这样独自望向窗外，窗外一片萧瑟。这半年时间，父亲从电子游戏室里把我拽出来，他给我留了面子，没有当街揍我。父亲是名医生，父亲夜里经常接到电话去给别人看病，我常常等他等到睡着，一开始是把热水袋捂凉，后来是被电热毯烫醒。上班以后，和父亲谈心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倒是因为疫情被封的时候，我和父亲喝了好几瓶酒，家里还留了两瓶，我说等蕊蕊上大学了我俩打开喝，父亲笑得合不拢嘴。

父亲是医生，我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生病，我躺在床上，父亲抬一个衣服架帮我挂吊水，两天就好了，打针一点也不疼。放假在家的时候，我总听到他回家掏钥匙开门的声音。有一次父亲从窗户外看我学习，一扭头，看到我正在看他，他笑了起来。

我不愿意回想他生病的日子，饱受病痛折磨，他也瞒着我的病情，有时候我恨自己无法替父亲分担。父亲一辈子清廉，抽着5元的烟，穿着一身旧衣服，到生命最后都坚守着自己的职责。我想，他心中还有很多牵挂的事，还有很多未做的事，他最后没说，但是我能感觉到。

那天下雪了，我还记得，大雪天里，他去给我端的那碗牛肉汤……

人生百味

我帮岳母卖山货

江初昕

岳母在一家人微信群里发了一组照片，农家小院里晒满了各种农作物：白的红薯粉、黑的芝麻、黄的大豆以及墙角边堆满的红薯花生，在暖阳照耀下，好一幅农家丰收图。家人们看了纷纷点赞，除了为岳父母高兴外，主要担心他们的身体。都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这么辛勤劳作，叫他们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岳母说，看到丰收的成果，累点也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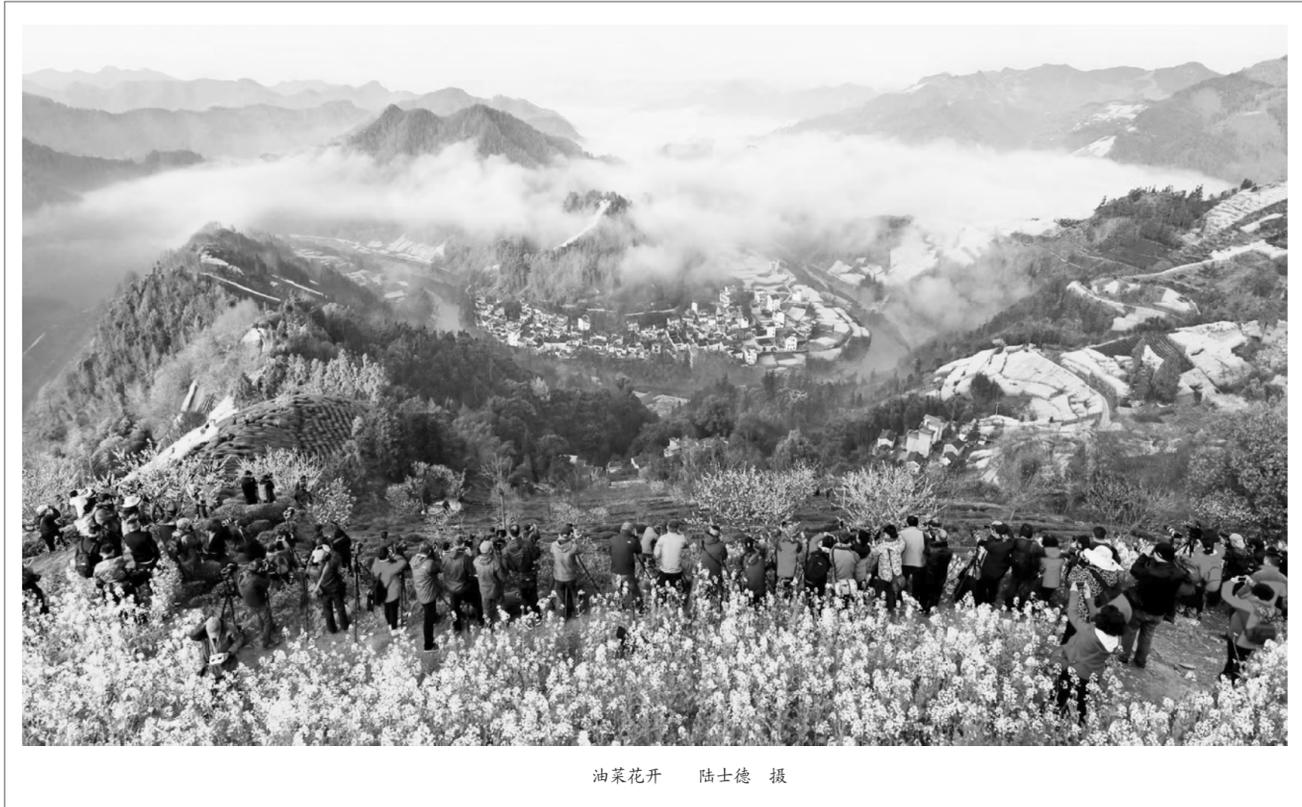
这么好的山货，都是绿色有机农产品，在当下非常吃香。每次回家，子女车的后备箱里都塞得满满当当的，除此之外，家里还有不少库存，时间久了就会发霉长虫。如今，农作物丰收了也发愁，在乡下找不到销路，即便卖了也不值钱。我和妻子看出了岳母的心思，是想打算拿到城里卖，但又怕麻烦我们，欲言又止。妻子笑呵呵地对岳母说，哪天有空开车回家，把家里的山货拉到我那边帮忙卖掉。岳母听了，当然高兴，但又说，还是算了，来来去去的车费得花不少钱，还是拿到街上去卖，能卖一点是一点。妻子说老爸腿脚不便，再加上街上车多，很不安全，嘱咐他们千万不能上街。

这天有空，我和妻子驱车三百多公里探望岳母，临走把家里的山货塞满了后备箱。回到居住的小区，我和妻子就用手机拍了各种土特产图片发在朋友圈里，并附上文字，说是乡下自己种的土特产，绿色有机，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此外，还有在微信群里打点广告。要说微信群还真不少，但平时聊天的屈指可数。首先想到的就是跑步群，因为自己平时喜欢跑步，被跑友拉进了微信群，聚拢聚餐，后来渐渐热络起来，平时在群里插科打诨，说说玩笑语，聊得热火朝天。这天，我见群里暂时消停了一会，

就抓住机会发了一个红包，说是打个广告，帮岳母卖点土特产，接着把各种土特产的图片发到群里。一时间，大家问芝麻怎么卖？黄豆多少钱一斤？我不能逐一回答，干脆把价格发在群里。其中一个跑友说，我买点黄豆打豆浆喝。另一个跑友说，打豆浆再放点芝麻更香，还能让头发乌黑亮泽。又有一个跑友说，加点花生对我们跑步的人来说，对肠道有好处，建议也买点。就这样，很快得到了跑友的大力支持，一下子卖了不少。我逐一用笔记好。

都说熟人好说话，此话不假也。除了发在跑友群，我还发在自己小区的群里。发出以后，半天时间有人问，你的红薯粉好不好，有没有掺假？我立即作出了回应说，我乡下岳母种的，实实在在，绝没有弄虚作假。问了半天，也没买。后来，又有人问，陆陆续续买了一些。小区业主群去年买过我黄豆，今年见我又有了，立即购买了几斤，顺便给我评论了几句，说我的黄豆打出来的豆浆香喷喷有浓郁豆香味，比市场上买的要香好多。见有人说好，又有几个人下单买了几斤。

在网上叫卖了几天，统计好数目，下一步就是送货。送货一般选择晚饭时间，挨个打电话或微信联系，问到有人在家，就送过去。遇到熟人的订单，送货的时候，额外送上红薯或萝卜，表达对我的支持吧。送货一般周边附近的小区，骑个电动车也就十几分钟。要说不麻烦那是假的，有时刚刚端起饭碗准备吃饭，信息来了，说到了我小区取货。我只好放下饭碗，把人家要的东西送到小区门口，交给来人手上。麻烦是麻烦，好在岳母家的山货很畅销。这几天，妻和岳母微信聊天，告诉她带来的山货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岳母听后，连连点头开心地笑了。



油菜花开了 陆士德 摄

往事随想

温暖的豆子

宋扬

大豆，让我无限怀念，让我于记忆深处不断反刍过往岁月中丝丝缕缕慰人心魂的温暖情愫……

那些年，在我们村，吃青豆炒肉就算奢侈的“打牙祭”。起锅前，再放一把切成圈的青椒提味。饱吸油汁与肉味的青豆颗颗诱人，连同大块的猪肉一并送入嘴里嚼，肉香与豆香混合，再加上青椒的微辣，让人吃完饭后还不停地用舌头扫牙齿，试图寻找残存于口中的丝丝肉渣和豆末。在我和妹妹一边狼吞虎咽一边筷子打架的时候，母亲和父亲只是有一筷没一筷地挑着菜盆里的青椒吃。等我和妹妹油嘴儿一抹，扶着滚圆的肚子下桌后，父亲才把菜盆里的油汤先倒一大半到母亲饭碗里，然后，他直接端着菜盆去锅里打米饭。父亲食量不小，直到我长大后才明白，他们哪是不想吃肉啊，是在留给我们吃。

地里的大豆慢慢黄了。母亲把豆棵割回家，放在秋阳下暴晒。母亲把装了大豆的口袋小心埋进谷仓里的谷堆中——像把襁褓中的我和妹妹放进被窝。翘首以盼中，腊月二十九终于到了，我们十来家人共有的那个闲置了大半年的大磨盘也终于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大伯家的、世凯家的、陈绍文家的、萍子姑妈家的……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到淑清表婶家的宽屋檐下。那个大磨盘直径一米，重，推磨最累人，男人们当仁不让。两人推磨更省力，某家的推不动时，必有另一家的男人走上前来，帮着推一阵。磨盘“嘎吱……嘎吱……”转着，过年的氛围愈来愈浓了……推完这家的，再推下一家的，大家相互帮衬，直到最后大家都推完了，才各家挑了豆浆回家去。父亲把豆浆翻进锅里。灶膛内，熊熊柴火开始热情舔舐敞口铁锅。父亲

和母亲合力做出了豆花儿和豆腐。白玉一样的豆花儿和豆腐清清爽爽，可解过年那几天的大鱼大肉之腻。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和妹妹这一辈当年的碎娃儿也快到天命之年。那架好几年未被推磨的手温柔抚摸的磨杆不出意外地朽了，坏了。如今，水泥路通了，上街方便了。街上，各种豆制品琳琅满目，一大盆鲜豆花也就几块钱而已，谁还有那闲工夫去慢慢磨一盆大豆，慢慢点一锅豆花，慢慢做一筐豆腐？前几年，淑清表婶的儿子在外挣钱后回家家坝造起一幢新楼房。楼房是上下两层的套房，没有设计宽屋檐。没了宽屋檐，那个原本放在淑清表婶家的磨盘自然没了安放之地，大家遂越发觉得它很大而无当了，于是它被滚到屋后的树林里放着。谁也想不到，在祖祖辈辈的生活日常里质朴

无华却无比宝贵的大豆和豆制品忽然间就风光不再了。赞叹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却又失去了什么的遗憾和疼痛。早些年，去异地旅游或我居住的小城开了什么特色餐厅店时，我也是尝鲜、尝新的急先锋。那些美食也大多能让我感到惊艳，但不知怎的，它们却都昙花一现般不能在我味蕾的深处如大豆般扎根。

随着时光流逝年龄老去，我越来越认同家乡老人们的那句口头禅——“好吃不过豆花儿饭”。今天的大豆何其普通，它早已不是餐桌上的唯一的美食期待。今天，我如果说大豆无以取代，未免矫情，但它的的确确曾是那些年里我的美食清欢啊。貌似至简的大豆蕴藉着我们与家人、与邻居互爱互助的质朴情愫，这情愫在我的记忆里永恒存在，温暖如初……

凡人心迹

永不消逝的回忆

黄小平

1981年中专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一家医院工作。去单位报到后，人事科通知我等暑假结束后正式上班，刚回到家，父母就叫我抓紧回老家照顾瘫倒卧床的奶奶。拿着毕业时学校发的20元派遣费，我给奶奶买了些补品就匆匆赶回文集老家。躺在床上的奶奶见到我回来可高兴了。我给奶奶身体认真地检查了一遍，只是腰肌劳损，万幸没有骨折。照顾奶奶这一个多月里，我协助父亲每天给来找父亲看病的附近村民们看病来。附近村民络绎不绝地来求诊，他们大都认识我奶奶，有的带着鸡鸭鹅蛋，有的带着自种的蔬菜和水果，边等着看病边陪着我奶奶唠嗑。人人都夸我将来准有出息，奶奶听着笑得合不拢嘴。有一天，一个家长带着儿子来看病，小孩腹泻拉了一床稀便，奶奶一点不嫌弃，拖着受伤的腰起来将被单洗

了。这位家长感动地说：奶奶，您还记得我小时候和三弟几个去地里挖猪菜，三平躲懒贪玩挖得最少，回家路上哄我们几个玩掷骰子游戏，把我们猪草全骗光了，回家老娘要打我们，还是您又还猪草又送给我们吃，免了我们几个一顿打。奶奶也总是喜欢和来人叙说我小时候的顽皮，常爬村里孟大爷家院里的枣树偷枣子和许婶家梨树偷梨子吃，衣服挂破是常事，要不是奶奶护着，不知要被父母打多少次。我11岁那年，父母带我回老家过年，奶奶见我头发老长没理，请来村里理发师周师傅为我理了一个马桶盖头，我气得发理得太难看，偷偷用弹弓将周师傅头打了个大包，奶奶又是送东西又是赔礼，不是奶奶硬护着，我肯定又要被父亲狠揍一顿。奶奶是南陵绿岭人。20世纪初，奶奶8岁那年，我曾祖父去南陵做生意时花钱买回来给我祖父做了童养媳。奶奶

一个人含辛茹苦拉扯父亲姐第三人，奶奶虽没文化但明白事理，勤劳善良吃苦耐劳，土改时还将家里所有农具耕牛水车等全送给了集体，所以还是村里第一任妇女队长。父亲和二叔建国初期均都读书到中学毕业。我在省城上学时，当同班一位南陵籍女同学知道我奶奶是南陵人时，暑假便和我一道来文集老家，看望奶奶。傍晚，二哥赶着十几只鹅回到家里后院。二哥在三岁那年，因患脑膜炎留有后遗症有些痴呆。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我们几个蹦蹦跳跳去学校读书，只有二哥每天被父母锁在家里。奶奶看着心疼，便将二哥带回老家和与自己一起生活。多年来奶奶悉心照料着二哥，常将父母和亲戚送的礼品等好吃的东西都留给二哥。女同学见了我二哥问我他是谁？我没好意思介绍，谎说是隔壁邻家的。天黑透了，我听见女同学在后院问忙碌的奶奶：他咋到现在还不知回家？奶奶

啧啧道：这就是他家呀，他是我二孙子，三平的亲二哥啊。女同学走进屋内揪着我耳朵拖到后院，指着我二哥问道：“你不是说你二哥在医院药房上班吗？老实说他到底是你什么人？”我只好如实交代。“你咋虚荣心这么强呢！”此后，我又去外地读大学加之成家立业有了孩子，回老家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1989年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也下得特别大。我接到奶奶病危速回的电报，因当时交通不便，等我赶到老家时，奶奶已离世。望着慈祥的奶奶我悲痛欲绝，我将带来的点心放在灵桌上，在盖棺之前又偷偷将一个月几十元的工资放在奶奶枕边，心里默念道：奶奶，这是三孙子最后一次给您钱了。奶奶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可我常常怀念起衣着朴素，生活勤俭的奶奶，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心里。